银发阿姨的精彩 吃透生活后仍在内心起舞

上海闲话电影《梅的白天和黑夜》昨晚上影节世界首映

“最后,有请我们的女主角陈玉梅。”昨晚,《梅的白天和黑夜》举行了世界首映,导演罗冬带着兴奋、紧张,与上影节影迷分享这部全程沪语方言的亚洲新人单元入围影片,从创意到制作完成四年里的点滴感动,然后他邀请一众主创上台,与他分享这一刻的喜悦。

“没来。”放映厅门口的工作人员回答说,导演一脸惊讶,“(路)太远了。”

这实在是“很陈玉梅”。她年过七旬,人生似乎行将谢幕。经历两次失败婚姻却心有不甘,拖着上海老阿姨几乎人手一个的带翻盖和小轮子的牛津布小拉杆箱,每天穿越大半个上海,寻找爱情,寻找某个可能陪她余生的舞伴。她白天奔波于城市四通八达的公交网络,夜晚归宿到她郊外的出租屋。每天往复,又似乎每天不同。在宜家、在人民公园、在廉价舞厅,不论是一见面就提出“一个被子洞里看电视”的,还是想去澳门再赢人生的,或是离异后仍与前妻隔帘而居的……跟随玉梅犀利的上海话吐槽,我们打开了一个陌生的城市空间,一个充满别样风情的银发世界。

玉梅带来的,不仅是惊,还有艳。玉梅顶着一头小卷发,不过看起来很久没有再烫染,头顶发白而稀松,于是她大多数时候戴一顶运动品牌的棒球帽。玉梅有两道非常显眼的文眉,在家的时候她喜欢穿一件碎花的棉袄,出门约会则要擦上颜色明艳的口红,虽然涂抹得不算太均匀。玉梅在郊区租住的五六百块一个月的小房子里堆满了“垃圾”,但她每天早上在房间外的露天水盆刷牙漱口时还不忘往里倒上食盐……导演罗冬说,梅,是我们在地铁公交里熟视又经常忽视的打瞌睡的老人中的一个,“这位老太背后真实的生活是什么,她的朋友圈是怎样的一个群落,他们如此长途奔波是为了什么?”这些都是让他和拍摄团队特别好奇又着迷的地方,他们为此特别兴奋、新奇地安排了梅每一天拍摄的脚本,让梅既做她自己,也做她内心想象的自己,并将此推及到她所在的群落。

更令人惊艳的是,玉梅在镜头面前的松弛感。影片中的梅和她的朋友们面对摄影机丝毫没有顾虑,可以说她们这一代人经历的风浪,啥没看到过(梅的原话)?真诚、真实、坦然。另一位没能来到现场的影片主创——周迅,会挑起“监制”这个重担,正是因为她某次来到上海偶然看到电影的部分素材,看到玉梅零星的“表演”,这位以天赋和灵气见长的女演员感慨,如果是剧情片,即便她本人,也完全演不出玉梅的状态。周迅还说:“她让我感受到,我们可以勇敢、坦率地去拥抱那个变老的过程,不管在什么时候,都能活得潇洒自在。”

这或许也是玉梅最惊艳导演罗冬和所有观众的地方。这个在罗冬为自己的剧情长片做人物调研、田野调查时正好碰到的人物,让摄影机的镜头停不下来。罗冬说:“梅这一代人,也是我父母的同龄人,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了年轻时的活力,实则依然充满着超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热情,这个非常值得去记录,甚至会更激励我们。”

有意思的是,摄影师出身的罗冬并没有自己掌镜,他甚至找来一位荷兰摄影指导。“选择胡梅尔来拍摄全片上海话的电影,正如这个城市一样 ,多元、包容、彼此保有应有的距离。”罗冬在台上讲这番话时候,荷兰小伙正坐在上海影迷中间,不起眼,也不突兀,“当然我和他同样有着对梅这个主人公强烈的未知与敬佩”。

在胡梅尔的镜头下,《梅的白天和黑夜》有许多如生活本身一样毛糙平实的纪实拍摄,犹如玉梅一样,松弛而朴素。但这部电影又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纪录片,电影的边界在模糊,纪实与戏剧性的边界也在模糊,导演加入了一些剧情式的摆拍,甚至用上了一些自己相当熟稔的广告大片的拍摄手法,让老人的奔波和内心舞蹈此起彼伏。

原来,公交车地铁里打瞌睡的玉梅们,感情仍然澎湃,生活生机盎然。

原来,是他们对生活看清吃透但又始终怀揣梦想。这一点,他们和这座城市里不同年龄的其他群体没有两样。

本报记者 **孙佳音**

马上评

真实的力量

◇ 孙佳音

“我不知道给这部电影贴上怎样的标签,纪录片或剧情片似乎都不合适。”《梅的白天和黑夜》导演罗冬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。他坦言,很难以纪录片或叙事电影去框架这部电影,“我想,只要能够还原人物的丰富性和日常中的戏剧性,并将梅的独立、独特性呈现出来,就是最好的形式。”所幸,我们如今看到,《梅的白天和黑夜》在剧情片和纪录片之间自由穿梭,犹如玉梅在这座城市的白天与黑夜里自由穿梭。

其实,早已有纪录片入围过戛纳和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,虚构或者纪实从来不是评判一部电影水准高低的标准。其实,让罗冬和整个主创团队痴迷的是玉梅身上真实的强悍的生命力,是这座城市真实的表面肌理和内心褶皱。其实,无论是偶遇玉梅便选定她做女主角的罗冬,还是因着在塞尔维亚漫游八年而最终拍出纪录电影《萨瓦流淌的方向》入围本届上影节“SIFF狂想曲”展映单元的作家陈丹燕,打动他们和观众的,是这个世界的广袤和未知,是他们镜头里的人物的乐观和从容,更是充满力量的真实世界——远比虚构来得丰富、复杂,充满变化和意外的现实生活,才是所有文艺工作者永远攫取不完的富矿。

陈可辛:相比票房不好,口碑不好伤害更大

“我很明白,要成功是不容易的,什么东西都要做很多妥协。但妥协的时候也要有技术,也要有坚持。”日前,上影节电影学堂迎来首位大师——导演、监制陈可辛,他用诚恳与幽默分享自己近40年的电影人生。

陈可辛的父亲是一位不算成功的电影人,虽然每天回家都津津有味地讲解自己的工作,但对儿子的要求却是“千万不要碰电影”,要做一份“舒服点”的工作。陈可辛与父亲的关系非常好,考大学时遵父命填报了当时热门的酒店管理专业,但一个学期之后,他还是转到了电影专业。

温暖的家庭关系,让陈可辛哪怕在见识了现实社会的“残酷”之后,依然保持着乐观而光明的信念,保持着对美好的相信,这点也直接反映到了他的创作当中。“我可以活在很残酷、很困难的境遇里面,但我有很温暖的信念,我也相信明天会更好。我是特别相信‘温暖写实主义’这个词的,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。”陈可辛说至今唯一对自己比较满意的是,没有违背过良心做过任何一部自己不相信的电影,“自己相信的东西,那是最重要的。不然的话,它根本不是一个作品。”

当然,相信绝非盲目自信。陈可辛特别提到,在最新执导的讲述网球运动员李娜运动生涯的体育传记片中,融入了李娜人生中很多有趣的内容,整个剧本里面最令他感动的一句话是一段李娜的语音,讲她每天深深地相信自己,也深深地怀疑自己。陈可辛的电影也经常会游离在“现实”“残酷”和“温暖”“乐观”两种相对立的情绪当中。比如《甜蜜蜜》中,李翘和黎小军在香港相遇、相爱后分手,现实又残酷,但几年后他们又在纽约街头意外重逢,温暖乐观到影评人批评他“向市场妥协”。

而《甜蜜蜜》这部华语影坛的经典之作,竟然是一次天时地利人和的偶得。当年,《金枝玉叶》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,公司却濒临倒闭,而另一家大公司开出的收购条件是,必须要拍《金枝玉叶》的续集。陈可辛答应了这个完全不在计划当中的续集,同时提出拍一部比较文艺的电影,那就是《甜蜜蜜》。“我先拍《甜蜜蜜》,因为我担心拍了《金枝玉叶2》之后,他不给我拍《甜蜜蜜》了。”

在近40年的电影生涯中,陈可辛执导了17部作品,《如果·爱》《投名状》《中国合伙人》《亲爱的》《夺冠》等,监制了近40部作品,他始终很愿意顺应市场和时代的变化,已经关注到流媒体的创作趋势,“我有时候也想改变,向往拍5集、8集这种体量的短剧”。但似乎,他又在这些作品中坚持了很多的“不变”。“导演就是一个把所有人‘码’在一起去创作、去做选择的人。”他说,“你要坚持自己那些‘说什么都不会改变’的部分,因为一改变,那个电影就不会好看了。相比一部不卖座的电影,口碑不好更伤导演,因为观众会记住一辈子的。”

本报记者 **孙佳音**